

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序十四

送武庫陸元望陞湖廣少叅序

竊嘗謂今日叅議與叅政雖皆各省分守之官若當要劇之地則非才望素顯者不畀然分守數多無勑
勑惟督糧叅政有之若分守叅政亦勑必其地關乎
國是之大者也陸武庫元望杰分守湖廣襄陽諸府
提調太獄太和宮觀住劄均州是固

天子遴其才望而
勑之者也今夫襄
鄖南臘湘湖

此篇曲
盡太和

源委即
以繕之

石可作

鄭西題

名記矣

宜錄

北控關洛、左扼徐吳、右達巴蜀、即古樊麋穀羅鄖沮
陰鄼之地、而其中牛頭鷄鳴房阜、筑礧八疊、九室襄
峴鹿門、皆鱗峙焉、地廣而田肥、谿深而峽阻、凡天下
之逋軍逸匠逃役黜生、惰僧僞道、藝人力士、皆聚焉
于是二府有九州之民、亂山雜五方之俗、故天順之
末、劉平斤石和尚作亂、蹂踐南漳上津竹山穀城而
潛諸磅礴谷馬腦關格兜坡梯兒厓、雖利兵亦莫如
之何、當是時賴王端毅公以右都御史撫是地、克平
禍、一于今為烈、此襄陽分守之所由重也。今夫太和

自天柱以下峯巒巖礀形蓋東南我

文廟南靖北征兵至之處若或神助故於永樂十年
勅建太廟太和玄天玉虛諸宮於茲山其後五七年
又建遇真淨樂二宮以友玄都白鶴諸觀于是設官
以提點置均州守禦以給洒掃出祠祭郎中一員以
典葺宮宇而供役之事則責之少叅厥後增宮益觀
十倍厥初四方來祠蟻附雲從金穀之積可佐國需
乃以内宦易祠部後并附分守少叅以提調宮觀故
成化之中是官滋顯而凡修廟貌嚴祀事督士伍理

道衆皆屬焉。當是時有韓司徒公以右給事守是官。肅恭神人于今為烈。此提督太獄之所由美也。然則元望今茲之行有禮教之責焉。有兵材之任焉。夫禮非徒潔邇豆。豐粢盛。要在序其道德。課其職業。潔其身心。隄其交遊。無使或敗。教以污明神。則彼雖誦法墨老。亦可以少變化矣。夫兵非徒比什伍。時簡教。要在和其居處。時其衣糧。振其類惄。示之信義。無或懃懃以携衆志。則彼雖不閑韜略。亦可以濟緩急矣。况元望平湖世儒浙西之英也。自舉進士歷官武選草。

駕武庫諸司而僚人皆稱其操履幹濟見重于時則
于兵材習矣一襄鄭之分守不足以難元望也雖然
兵於變地則難戢禮於變神則難修斟酌其時損益
其道吾固知元望敬慎於斯行也

送提學四川我齋蔡君序

昔予在史館仙居應原忠數言我齋之學可敬也及
謫判解州德清沈南厓數言我齋之行可愛也故予
與我齋雖未面覩想像其形容推測其志意固已神
交而玄識矣丁亥之冬予南轉考功聞我齋適同僚

古人未

交而意

合既交

而情密

此其衷

呂蔡二

君子得

之彼利

交勢交

與事交

報報然

案乃欣然就道求償素懷比馬過東葛而我齋已遭
更迓于黃巖山中及解舟江口方興邸舍之念而我
齋已遍國中為予問屋得之柳樹灣西實予心所欲
也既晤之後聞言心醉覲德情怡政聞其疑事決其
可飄然兩忘翕乎一趨蓋又浮所聞矣今夫禮子產
之所諳也故能達六王四代之典今夫樂季札之所
稔也故能言雅頌十三國風之義夫札江表之吳公
子也僑河南之鄭公孫也地之相去若此其遠學之
相去若此其殊乃于會遇之頃兩相契合略無所疑

至解縕帶綺衣以交贈。非前有所聞而後有所見。其能然乎。他日我齋方約期定程以講學。而四川提學之報至矣。然則好會難成。而美人不易遇。豈非予之不幸哉。雖然方今士風多鶩子文辭而行或不之加率。習于巧媚而信或不之篤。蓋不獨一四川然也。我齋模古天授清白素定于以式化蜀士。其在斯乎。今夫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入為纁。五入為緘。七入為緇。夫我齋染士於道。猶夫鍾氏之染羽也。必務七入而後可乎。士而七入。所受必深。所得必真。皆本色。

之賢足色之材矣。取以理天下國家無難也。于是廳
司諸大夫皆以為然。請暨其言于軸以為我齋勗。我
齋者浙山陰蔡希淵宗充也。起家正德丁丑進士。父
隱于學宮而後顯。

送柴四川按察序

工部副郎漢南柴君伯徵既有四川提刑僉事之命。
其僚何起莘大夫謂予曰於伯徵何以告之。曰伯徵
予西土之彦也。斯行也其使蜀民善事父母乎、篤於
兄弟乎、親於九族乎、厚於外親乎、信於朋友乎、賑於

貧窮乎、絕於妖詭乎、止於盜竊乎。曰：吾子誤矣。伯徵

今陞於提刑，此九者多提學之事，非提刑也。曰：此正

期無刑
古者刑

又刑是

惟經採

刑者立

法以游

時之窮

也此篇

而本德

化不區

區夏楚

信平明

刑弼教

為提刑者言爾。吾子不見漢嚴遵乎、隱卜於成都為子者來卜孝不卜逆為弟者來卜恭不卜慢有訟者來卜和不卜戾有財者來卜讓不卜爭於是蜀中一時風動民俗改觀夫遵逸士也且能以孝弟和讓化蜀民而伯徵威則執法尊則方面雖百司庶府皆在此也。曰：古之折刑以降典後世則惟刑之折而已矣。

古之制刑以祇德。後世則惟刑之制而已矣。是故竭情於例分之字。於法非不良也。然而於德或未教盡。心於折杖之剩。於律非不精也。然而於典或有忘。今夫欲水之清者。則將澄其流乎。亦以潔其源乎。故君子不以發奸摘伏為能。而以明義惇信為貴。不以峻法訖威為功。而以更化善治為賢。且不見古之肺石乎。三日而情無不得。又不見嘉石乎。旬月而恥無不格。是故刑明于不孝。而民皆善事父母矣。刑明於不

矣刑明于定志而民之背亂者息矣况吾伯徵昔
裕大名廉公明允當是時四府之訟有難決者皆頤
歸相徵矣及其徵入戶部也又能持平迪正名重地
曹
斯往也苟益廣大而貞固之則雖與昔之治蜀如
張詠趙抃者並可也

送齊陝西按察序

南刑部正郎蓉川子齊瑞卿桐人也既有陝西僉憲
之命其僚來曰蓉川子以進士高第選入翰林為庶
吉士授給事且晉都矣銓司以其文學風力推陞提

學僉事而不果未幾忤當路謫官去十餘年乃今始

文機委
蛇意興

豪宕飽
然軍布

陣闕一
闕所到
兵辟其
妙通於
反墨矣

得兵備僉憲於寧夏夫蓉川子之同年位京堂者已
十數人參藩司之政晉三品者已十數人而蓉川子
今始云云寧不謂之遲乎曰於古有五遲而陞官不
與焉修身不篤頹失頻復年且老而無成曰行遲心
或有所見於理也口不能為之形容曰言遲見闕不
能補見遺不能拾見姦讒不能彈懼懦觀望曰諫遲
臨民不慈設施措置不以道下弗被其澤也曰政遲
折獄繁多其辭不能明允曰刑遲此五者參于一

一於是乎昔漢之伏生轍固年已老矣而後能傳其
經當其時雖有少年蚤貴而死目者今不與之數也
宋之韓氏范氏司馬氏文氏富氏年率七八十且百
歲矣而後能明其業當其時雖有少年蚤通而讒擊
者今不與之論也而况蓉川子年且未艾而道已如
此則正所謂速爾且夫寧夏周漢盛時皆為郡縣自
晉室不綱赫連氏遂建都焉魏唐以來拓跋氏世據
其地而德明元昊之際至宋極矣國朝混一羌夷竄
伏賀蘭莎羅以東省鬼石觜以南巍然一重鎮焉蓉

川子斯行有綱紀之司。有兵穀之寄。或築降城於河北。或運芻粟于靈武。目望廊廷。又與宋韓氏范氏之經畧者並可也。邇歲以來。安化變于前。哈刺橫于後。雖其彼之不淑。然而在。我者。其亦有以召之乎。然則蓉川子斯行。雖以省朝廷西顧之憂可也。又豈曰遲乎。於是陳忠甫曰。信乎。常人以積一級進一階為升。今如子之言。是以立一德。建一業。為升矣。謨與蓉川子同。案處而比屋居。知蓉川子必以吾子之言為是而用之也。

送傅君雲南僉憲序

癸未

華容傅君原質尚文以甲戌進士補大理評事未幾以諫謫官又未幾以憂去今天子臨御之初登用忠直故原質還廷評未久而有雲南僉憲之命于是陳君廷憲諸君子問言于予以贈之夫僉憲風紀之官而雲南要荒之地是故不可苟然處也夫原質之在廷評也法例之紛錯情理之曖昧疑決之參互亦已習矣又何有于此行哉雖然天下自正德以來民之病于勞瘵者甚矣有良醫焉必將摩其腹而時食

之察其體而時衣之審其力而時動之猶懼夫過饑
損神過寒損氣過動損身也若又使姦猾以蠱其心
侵削以薄其四肢黜訟以撓其思慮寃抑以鬱其心
寬縱以長其淫爲折拙以解其樂則夫勞瘵之民不
病且死者幾希夫法行有樞而恩施有經樞不正則
法頗而四門皆邪紐不實則恩側而萬目皆荼夫胥
吏者庶官之所以清而窮民之所以斃者也何則肘
腋之地易爲癰竈限之處易生疽蓋以當其會也原
質不記已卯之諫乎其心非不忠且誠其言非不亮

且直其同志之人非不良且衆也使無佞幸之徒在
肘腋賓限之地而樞紐能一轉焉則上無蒙塵之
禍而下無照磨之謫矣然則今日之往也其有要于
先理胥史之在左右者乎况夫雲南之人僰蠻麼
夢禿老和泥舞羅撒摩蒲濃哀牢峨昌魁羅類甚不一
也而其俗囂訟好鬭或推髻編髮金齒繡面簪雉次
工男女混淆情甚不齊也苟不惟左右胥史是先幾
何能使法行恩流而宣聖化于遐方哉于是諸君
子咸曰斯言也雖理天下國家亦用不可將非預告

傳子以他日大用者之意耶。

送趙溫州序

南戶部正郎守牒趙君文卿既有溫州之命其僚秦
象之諸君謂予曰異哉文卿之為仕也當其始也由
南戶部主事進郎中又進南吏部稽勲郎中又進北
兵部武庫郎中又進武選及職方郎中自下而上由
遠而近若是乎不謂之陞耶當其今也推補光祿少
卿矣而不獲乃推補尚寶少卿亦不獲推補大參矣
而不獲乃推補憲副亦不獲至是始得溫州馬去京
平往也

縱橫出
入神理
逍遙亦
無費詞
諫旨
溫州讀
此篇當
無不色
唉飄飄

堂而就監司去監司而就有司若是乎亦謂之陞耶
曰子亦嘗聞陞降有出於位之外者乎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况知溫州也而以為非陞乎亦嘗聞陞降有
出於時之外者乎上下無常進退無恒先於推光祿
也而以為非降乎昔有齊人懷千金者矣之楚而買
荆山之玉裹以錦綺載以舳艤中流而遇暴客并千
金亦失焉使不之楚其千金固在也鄭人獲良馬數
十匹不自用散諸宗戚比隣而自留其一駘鄉人皆
以為愚也他日廐焚駘斃宗人歸一良馬戚人歸一

良馬比人各歸一良馬。不數年而前馬俱至無缺乘。使其初也良馬皆在閑廄之下。今為灰燼久矣。雖欲求一驂不可得也。是故知退者知進者也。知降者知陞者也。况吾文卿畿輔名學。燕趙碩士。兵穀具練。文武咸闊。自督楊州。商課已邁。介守之聲後處。職方叅戎之劇尤多。經畧之績。士林固以材。鄉名大夫。望之矣。然則溫州之往。豈能久淹驥足耶。當路者固暫試之以為他日大用之途耳。且即溫州亦不可以易而棄之也。過於慈者失其義。過於嚴者失其仁。過於恭

者失其智過於察者失其禮。由其道而無愆得乎民而無損文卿雖自此以陟臺撫而正藩臬皆其地也雖自此以邁循良而登聖賢皆其所也區區京監何足云文卿名錦涿之良卿人起家丁丑進士

送林太平序

地官尚書郎西泉林君既有太平之命過予柳樹灣精舍以談政予謂之曰西泉子斯行當使閩郡之民皆及時以煖衣及時以飽食乎西泉子曰則何以能然曰昔者齊桓公出郊見老而貧者猶自善也問無

篇就論事數灑言而理曲居庵之解也太平不止太平

子以代勞乎。曰有子五人皆未妻出傭于人矣。桓公召還其子妻之宮女以為仁也。告諸管仲。管仲曰君亦不仁夫。若令子國中。男子二十而娶女。女子十七而嫁。越是者罰自無怨曠矣。子誠如管仲令也。則太平民豈有饑寒者哉。曰子亦未識時務乎。今夫窮巖寒谷之民。屋無儋石之儲。而通都大衢至有厭梁肉而累綺縠者矣。則將奪此以與彼乎。曰昔吾之家居也。東隣之人有四子焉。其二子則先妻出也。其二子則後妻出也。後子衣錦而食肉。先子絮蘆而粗糲。不克。

腸此豈非皆已之子哉蔽于妻之先後而不知爾西
隣之人有五子焉一子櫟一子敏一子稼一子僂一
子跛乃使櫟者賈敏者農稼者卜僂者績跛者紡五
子者皆不患于衣食焉子誠如西隣之人則于太平
也將思之無不至處之無不當即民之凍餒者鮮矣
雖然子亦嘗聞商斗周尺乎蓋准虞律而定其大小
長短者也他日入于秦市睢增其寸起損其分冉鑿
其槧澤削其底于是或以丈為短或以尺為長或以
升為少或以升為多凡抱布負米者環咸陽之街貿

賈焉莫知所之。秦君懼焉，使人求收虞律者，則已匿而去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昔者西門豹之為鄴也，治如宵壑，人不敢帖足以越。若橫之以木，引之以索，雖盜竊姦宄皆足縮縮而夜度矣。然後怒其侵軼我也不亦晚乎？是故君子寧為銅鏡，不為玉杯。玉杯雖貴，上於玩物。銅鏡雖賤，可以照人。是故君子之政，雖有其制，不仁而不可為也。雖有其仁，不定而不可為也。雖有其定，不嚴而不可為也。雖有其嚴，不明而不可為也。明以立威，威以守定，定以行仁，仁以立制。雖

吾子他日相天下亦有餘也况此太平乎越明日其僚湯伯元胡貞甫諸大夫問贈言遂書以送之西泉子者名鉞字宏用福之晉江人予同年之厚友也

送張廣平序

正德庚午春岷山張子潛以膳部郎中出守廣平涇野子曰夫張子而知太守之重乎太守正倅令皆正矣太守僻州縣斯僻矣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故君子慎其幾也古之獲上者法舉而無間德布而不私廉而率履忠信而斷是以其上孚而其下可治也

政如
著十
此論圖
代微其
也安之
盜息
然為刺
縣降
深鐵
者所
也

古之稱善政者慮民今之稱善政者賊民古之刑罰懲民之惡今之刑罰剥民之財古之征斂計安其國今之征斂弗由其經古之折獄求民之情今之折獄任已之情張子曰然盜今且棘矣曰由今之政茲其所以棘盜也昔者漢宣帝患渤海之盜選龔遂而治之遂請曰將勝之乎抑安之邪宣帝曰固安之耳遂遂之渤海入境出令而盜屏三年而民殷五年而渤海大治夫盜豈民之所欲哉不得已耳故饑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愚而不教師雖賢不能有其弟

子也為民父母行政而惟盜之勝吾未聞能勝者也故君子之為政老者欲其佚之也幼者欲其生之也壯者欲其有服也鰥寡孤獨者欲其有養也審此四者則知所以馭民矣苟利於民雖害不避苟害於民雖利不取審此二者則知所以事上矣民安矣雖居而不與校也民不安矣雖誨而不與喜也審此二者則知所以馭官矣夫奚盜

送葛平陽序

磁州葛君延之既有平陽之命其僚楊叔用胡貞

甫鄭雜東來曰涇野子嘗吏平陽屬郡矣知平陽習則何以言平陽曰平陽堯都也今其地猶有陶唐氏之遺風焉修而振之則在延之耳是故風后掃除世垢猶廟于解州蒼頡治官察民猶文於臨汾后稷播時百穀猶地於稷山臯陶明茲五刑猶冢於洪洞於箕山吾得許由焉輕世棄瓢猶溪也於安邑吾得閻龍逢焉死諫忠君猶墓也於夏縣吾得巫氏父子焉保乂正家猶峪也傳說之學猶歸乎平陸之巖伯夷叔齊之仁猶茁乎西山之薇虞公芮伯之讓猶閒乎

此等分寶文字
今人多中絕無
者而於法戒處尤
烟燼石盡

中條之田茲十有三人者多平陽之產張三皇五帝
三王之治者也延之今為平陽牧則可求對乎十有
三人矣夫削堵看楨端影看形故濁不去則世不清
文字不興則治不夬養之不周則盜竊多法之不允
則譖張衆恬退寡則貪風熾正直隱則讒謠興故邦
事治而後能慈學明而後能忠節義獎而後能仁
謙讓舉而民斯不爭延之顧獨不可志於此乎曰延
之方正剛直不矯不阿自其治樂清有效徵為戶部
也臨政秉法確不可奪嘗奉勅查催閩廣二省錢

穀矣嚴明而不漏寬平而不苛蓋趙魏之豪而南曹之明也且磁與平陽地相近人與平陽俗相習延之苟志於此雖不及古十有三人則夫漢之尹翁歸唐之裴度宋之趙鼎司馬光四人者顧不可企而及之乎自嘗聞之矣為邦有三序焉有克己之仁斯有用賢之智有用賢之智斯有安民之效夫十三人及四人者古今雖不相及然其道率不出此也蓋其為法甚簡而其為功亦不難今日之事豈敢使延之驚於博而不事乎約哉延之名覃別號釜陽起家正德甲

戊進士

送東平陽序

華州東子希宋為推于平陽吾黨大夫士之在京者
吏民之
隱即以
神明御
之不能
蓋其窮
此文言
之詳矣
而以端
庶君子
先之首
哉今之
為地方
聞安陽張仲修之推廣平也吊訊以求差曲究以索
精法廉已以杜私明理以定志是謂四崇當兩辭之
具造也各抱寬容二證咸私情偽難判矣嘗過直隸
情互訪以驗跡竭心以伸冤秉法以懾亮當是時也

造福者
以平陽
若左券

四府之政咸願造焉於是乎頑民之弊革今有囚於斯也律可上下矣吏竊休囚曰爾當上律賂為爾減之賂而果減若未賂也官曰下律吏指其隙曰失出輒入上律者多矣昔者包孝肅之將斷脊杖也吏夜得其賂曰明稱寃視我為爾減暨杖明包行脊杖囚如吏策吏大言曰第受脊杖去包怒吏市威笞吏而減囚脊杖雖包罰明亦吏罔矣善聽訟者不然也受訟則續之乃雜攝諸訟著次第躬訊屏棄左右既結而后下吏書之於是乎奸吏之弊熄推之上有監司

撫按也其下訟也或欲出法或欲入法法出則出勿從其入法入則入勿從其出昔宋南安囚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論死司理叅軍周茂叔爭之強弗聽則置手板取告身以去曰殺人媚人吾不為也達感悟而原囚於是乎上人之弊寢韓子汝節曰如其然東子將無所不可也已

送馬固安序

信陽馬子錄以進士出令固安將行友人問叙焉涇野子曰夫令也者所以令民也令者善也故以善令

民為善爾矣以不善令民民亦為不善爾矣詩云
視民不挑君子是則是效可不慎乎古之為政者以
其所能責人之所不能以其所不能責人之能故
德行易而績成速也季康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或曰勢不同也今也雖欲不
欲不可得已從子之言是賊馬子耳曰是未有不欲
者也夫苟不欲其誰將柰之何哉室將覆矣則將圬
墁黝堊以為一日之美乎抑將正其疾廟屋穩而後
已也故君子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而民不

不欲其
令本乎
東方擊
析西報
閑声之
也全應
吏声載
道矣

第
惠以慈民而民不離。遜以導民而民不亂。中以折
獄而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勇。六者具舉非不欲者
不能也。夫馬子少耽詩賦。自比杜甫。河內何子嘗謂
之曰。此不若閑於官政之為愈也。故君子有五政而
終之以樂焉。一曰愛。二曰義。三曰序。四曰勤。五曰慎。
六曰樂。故不愛之樂殘。忍之聲也。不義之樂淫靡之
聲也。不序之樂乖亂之聲也。不勤之樂惰慢之聲也。
不慎之樂放遺之聲也。

送駱南海序

政根於
學然後
政非無
體學非
無用

同年餘姚駱用卿出令南海呂子告之曰端影看形
築堵看楨夫昔之治南海者有七君子焉駱子固宜
用之也駱子曰何謂也曰吳隱之潔陶侃敏孔穀用
人周敦頤洗寃龔茂良脩禮鍾離牧祛盜蘓緘威然
潔非知天者莫能守也敏非知幾者莫能持也用人
非貞已者莫能得也洗寃非知性者莫能急也脩禮
非知情者莫能制也祛盜非知欲者莫能處也威非
知德者莫能立也故君子博學以知天存誠以知幾
力行以知已篤初以知性審時以知情節用以知欲

立教以知德。

卷之十四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十五

送呂章丘序

晉州呂子秉彞以進士出尹章丘御史張子璿曰性之者吾友也外朴而中敏易而不隱慎而周博而雅才高而文健者也涇野子曰性之如是也可以鎮浮照奸使鰥寡無蓋行不礙而體立作章丘之士裕如矣今之有司之治民也聽訟而已矣訟之弗獲恥賄而已矣賄之不得峻刑而已矣三者興民斯寃矣性

此輓近
善敗之
由觸管
者能言
之昔人
恨不為
令志可
知也

之寧有是哉雖百章丘可也張子曰世有溫良慈祥事至不能舉訟至不能折今謂之不才者也世有見事風生敏事上官者矣然弱民力單民財民畏其威不敢言諸口。今謂之多材者也茲二者何居焉曰皆非也但今之所謂不才者效雖緩殃民實淺今之所謂多才者效雖速殃民實深君子苟懷永圖則知所擇矣。

送劉任丘序

畿甸之縣如任丘壯大而又詩禮文物之地也任丘

通篇卓
然政鵠

慈若有所監聽而喻心
卑雄種種滴翠流珠

之鄉大夫率求人太宰選於衆得吾友靜齋劉子克
艱以授之于是吾鄉縉紳皆欲贈之言而謂予與靜
齋少同師長同學強且艾恒同遊宜有以言之也五
月之望予錢靜齋西邸靜齋離席曰守臣聞諸君有
戒言屬子守臣之與子交也非一日矣若不庶守臣
能絕之不必教若不公守臣能絕之不必教守臣如
有不然他日何以見吾子也惟夫事至而明有不及
政行而法有不立此則守臣日夜惴惴而望子以示
之者呂柟曰政自正德以來民力屈思盜而不思良

民俗頗恩爭而不思睦今幾二十年皆為之吏者貪私毅之也今子已能廉且公是何有於任丘而憂夫不明不法邪雖然今有明鏡於此可以別毫釐照遐隱非不亮也使頓置而側安之則雖以視妍者祇見其耳目偏容貌陋亦可惡矣今有梢壑於此足以止陵越杜侵犯非不法也使引索而駕木焉則雖以視懦者祇為開其蹊徑濟其交泥亦可狎矣是故君子惟患不廉不患不法惟患不公不患不明故夫子以不欲止盜而公儀子以斲織授葵能治魯也

則廉公亦非易事乎。曰：然子不見終南山之櫟子，真上耶？隱幽巖處暗室，不接人三十年，以為既定寂仙佛可坐而得也。一日有友携入長安城過柳市以東，粉娥黛姬，妖聲艷曲，觸目而塞耳，遂忘其三十年之為功也。周京之士，年已耆耋，家藏古度舊衡，自謂傳自夏商以準物，不爽分寸。錙銖者也。他日入於秦市，鞅誚其尺，冉識其引，睢改其鍾，澤移其系，于是或以千鈞為輕，或以尺布為長而不自知也。曰：廉公之難，亦此至乎？然則何以至之？曰：吾東郊之圃有株桑，其

上鳴鳩生數子、朝飼之自上而下、夕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亂其次以與之。未幾數月其子皆喙剛而羽健無或不能飛者矣。吾西鄰有老嫗生數女長如西施已嫁矣次者寡髮次者肉肩次者面盤如漆次者耳短吉士過而弗問也。嫗乃謀諸姆氏剪髮截髦出鉛與畫眉傾奩中脂粉以粧之故大其環重十銖三年之內數女皆嫁焉。於戲子誠如東圃之鳩明奚不行子誠如西隣之嫗法奚不立乎。訂頑之言如鄰嫗庭愚之言如圃鳩是故仁則能絕不廉義則

能絕不公

送藍公平漢中序

此時論
寇蜂起

層級無
美藍公

之出有
深源之
均焉史
冊光夫

正德四年間蒼溪賊鄧本怒營山賊藍廷瑞及其黨方四馬六兒廖麻子糾諸饑寒謀聚為鵠未及期年衆盈十萬髡首漆足文身朱額緣越山谿狡捷猿狹乃墮劙梓橦江油通江開達爰入漢中屠戮畧陽西鄉汚利城亦不守殺守令燔屋廬刦婦女杜道路妖氛一揚群盜四興於是劉六劉七畢四徐淮繼寇於畿甸楊虎齊彥名王大川龔大保肆毒於直隸向錦

逆於西夏邵禮亂於蘿松韋賊橫於柳郴蔣宣妖於
歸德那代叛於安南獮賊反於廣右乖四叛於貴州
朝廷雖屢發師旅征討而賊皆驅所掠之饑民以委
之殺人盈野費財空帑不能救藥乃正德五年間廷
議謂閏陝天下險要之首而鴻臚實諸賊之初也非
有丈人焉獲貞吉

天子遂起郎墨藍公以陝西僉憲為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陝西會總制卿洪公及荆蜀巡撫諸公戮
力同心肆伐鴻臚公自帥師以來矢竭忠貞簡恤將

士用其膽智以遏亂畧乃正德六年六月擒其渠魁三十人於金寶寺解厥支萬有千其衆

上令典刑諸魁梟首湖廣於是諸賊膽懾漢中乃又天子以公洪勲遂進右副都御史仍撫陝西比公退長安餘孽曹甫續叛江津漢人雲擾公再領師入漢威德昭臨甫懼奔蜀黨與大解所降男女萬有二千風燄震動如雷如霆四方諸賊亦皆解體將班師奏凱於

朝漢中兵備憲副邊億諸君為宴於天漢樓以餞公

請史紱敍其事行將勒石原山之上以紀我大明之盛也紱惟民雖頑冥其好生惡死好良惡奸罔有不同今此諸醜上梗

聖化下靈雖粉骨赤族固不足以雪神人之憤然當是時也劉瑾用事人尚誅求民之窮困既已極矣盜固其所也今公勦此黠孽活千萬人命餘波所及四方威定敵震宇內奏功明時古之名虎方叔之傳也夫

朝廷四方之本

天子萬人之命公指日還

朝矣其益宣布腹心弼我

聖主激揚清濁用汰侵漁幹此

帝室立基不拔使四海永無風塵之虞則尤公之責
也於是漢人聞之莫不攀轅揮涕曰允若茲匪獨我
漢人之福矣公遂築京觀于金寶刹而歸

送崔開州序

司訓崔濟之彰德安陽人其仲父之子太史銑柟友
也故司訓歲貢來京師與遇焉容莊而謹言恭而儉

古有舞
如縱橫
自如而
招架無
不應手
者此文
似之

中剖而直則曰斯太史之兄也比司訓有開州與遇
焉容安而裕言遜而禮其中粥粥若弗勝則又曰斯
太史之兄也太史曰銑不到伯兄遠哉昔吾父為部
郎太守參政也里之踈人皆就之而伯兄之事吾父
猶吾父之為士時也曰嗚呼開州得司訓哉夫政也
者教之成也教也者行之成也夫士自始學即念利
者多矣得則喜不得則憂故心定者鮮矣心不定故
廉恥寡廉恥寡故禮義忘禮義忘故無教無教故不
得士不得士故無政無政故百姓不安故君子之道

定心為上。若司訓者，顧不當開州哉？昔者與太史共學於太學，蓋嘗治經矣。比其來也，事至而謬，行出而戾，言發而違，則於經猶弗治也。則何居其經也？未有之于其心也。故曰：心定者斯謂之經，治心不定者斯謂之經。不治今之亂經者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荒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求之於心而放之於行者鮮矣。故治經求之於心，放之於行，斯其為教猶樹表也。其影無弗正矣。司訓之行磊磊若。

是若並是而滋著焉。豈惟可當開州哉。若夫經明矣、
卒不能惑心定矣。卒不能搖吾與子常見河內何子
爾矣。斯其人且在開州。謂司訓宜日稟諸。則所以道
士子者。可勿用斯浮言也。

送李新安序

李君希尹邦憲者。鑿厓傑士也。以太學上舍試于廷。
得司訓新安以王禹卿來問言。予曰夫師之於諸生
也。固無不欲其為我訓以成業。然予不知新安但以
之之道可此亦步亦趨。不模不範。師也。

篇備極

寒毡之

狀況皮

相者徑

延矣而

離可傳

風致陸

離可愛

任之後諸生或寺居觀處不之學不已也或遊業遠
問不之學不已也或田阡桑陌不之學不已也或市
井鋪肆債務酒店花柳巷遊不之學當是時雖有勤
師良訓辰拘而午去日來而月散將何所施乎夫諸
生在李君且可問訓之之方諸生而在李君又何
問焉夫李君斯行也能使諸生皆在學即為已多矣
曰憲何以能使之皆來乎曰子未知諸生之所以去
焉能致諸生之皆來敢問諸生奚去也曰予聞弘治
成化以前之師篤于親以來孝厚於兄弟以來友薄

九為師

者習此
可以教
矣

於財以來廉。敏於自責以來恥。言行同以來實。徧於
背誦以來業。發真啟性以來義。是故朝入而朝益暮。
入而暮益。日有所漸。月有所改。歲有所化。而不自知。
其大異於庶民也。當是時雖驅之使去。蓋有不欲者
矣。自弘治末年以來。媚師以勢教。鄙師以利教。懦師
以悍教。夫惟以勢為教也。士固有青衿居而奔競心
者矣。夫惟以利為教也。士固有詩書誦而金帛志者
矣。夫惟以悍為教也。士固有辱弱軀而跋扈行者矣。
是故其上則僻處以省辱。潛居以謝。謂不寺觀居。謂

不免也。其次則覓題以迎試構辭以效才。不遠遊求
則不巧也。其下則學百倍之農識百倍之賈殖再倍
之息。不田桑街市居則不得也。如是而欲諸生之來
雖捉其裾而繫其足。彼固有如鳥之入樊而獸之入
牢。不亦難哉。然則李君能致其來乎。于是李君太息
曰：憲數年於學，亦自為去之之徒矣。乃復欲諸生之
來，不無背邪？自今憲取七來以自求如之何？曰：此正
新天子端本復古之意也。

送司空石湖何公致政序

論人臣

致政不

存名位

而任德

業應

不負天

石湖先生山陰何公守工部尚書五年矣邇以灾變
請罷位未獲也至是又以老疾乞骸骨上俞允賜
馳驛先是乞休者數不從即從之亦無善歸獨公
有此真異數也報至南都人咸嘆曰榮哉石湖公之
歸乎其屬諸大夫咸來問言予曰公茲之行固柟所
願言者夫治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散財為
先散財以節用為急初予至南都太廟半頽損計
修可用數十萬金若行派辦當天下騷動矣公經營
有藝移借有方比落成費止萬餘金較正德中一寢

子見逸賢之政

不然揣

分量

名色者

一驛卒無難也

敝陋不忍觀諸師生率就民舍以居若欲葺理非數千金不可公治之未洽年卒不告勞財不告匱煥然一新足為育賢之所工部軍器局火燬于火每一造作率假廠錢甚不便也適有寺人空第公乃計價易之不改棟瓦周築崇墉遂成宏局百工皆居其中若當重建所費豈可貲筭夫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大學尤賢士之所閑也公治之必先成之不苟用財不濫如此則其他可知矣人言公自為主事時護送

壽王檄減行舟二千，省財可萬計。為郎中時，力拒內庫虛出收單至忤奸宦誣下，詔獄竟莫能害。其他郤永平之贐金，平廣西之巨亂，裁悼陵之冗費，省通惠運河之脚價，為民之心，惜財之志，蓋積之有素，不俟詳矣。夫大學論理財，雖以生之衆為之疾，以開財之源，實以食之寡用之舒為節財之流。此平天下之大政然也。凡公所至，有不得于大學之道者乎？昔者堯舜之時，民皆阜財解愠，時雍風動，固雖稷契養教于其先寶，亦工垂節用。于其後也，莊周不知大道，至

的論

謂垂有巧思擬諸魯般之徒。乃欲搞工垂之指。不亦誤哉。不然茅茨土階之日。漆器不用之世。垂雖有巧。將安措手。公雖比方虞垂。豈不可幾及乎。夫後世流俗。率謂仕者至于極品。終受寵賚而還。以為榮歸。假使其在官上無補。子國下無益于民。徒媿婀取容。以臻穹爵。雖進有晝日三接之遇。退有路車駟馬之錫。由君子觀之。祇謂之辱耳。故公之歸人。皆榮其官。尊寵高子。獨以政成功立。為公之榮歸也。

送治齋萬公南歸序

嘉靖壬辰之秋

聖上以彗星再見令兩京文職大臣陳言時政得失
於是南京右都御史治齋萬公疏列八事一曰公推
薦謂用人不必屢推惟在先知其人以察衆舉之異
同二曰辨國是言疑信一差則邪正倒置三曰審蠲
除言勿赦拖欠惟預免來年徵辨四曰通鹽法許商
人就邊輸糧芻以中正鹽其帶中餘鹽則納折色五
曰裕邊儲除招商中鹽外納粟則勿限地方和糴則
勿抑時價足食則通漕關陝六曰廣矜宥宜放免

大禮大獄謫戍之人七曰正憲體言本院問完囚犯
巡按舉劾官司及操江巡江各有攸典無得別有牽
制八曰先實務願去聲容繁飾及屏好動喜事之徒
疏奏

聖上曰萬鏗本以所司屢推未用意在怨恨明說後
推未必勝前等語下吏部叅看覆題准罷位去
往唁公公曰是鏗之罪也疏惟論後推之在人乃頓
忘先推之在己言雖出於無心跡則涉於有意既設
詞之未詳宜在法所不免荷

聖主神明寬仁弛其誅戮止於解職得歸田里可謂幸矣。祿歸而嘆曰古之大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萬公於罷位而能知過其有古大臣之風乎。且公之所言者八而

聖主之所怒者一以其一事怒公其餘七事則用公矣。公未爲不遇也。

聖主求言於大臣者衆而去者獨公一人乃公之去又以一言其餘數千言已自效矣夫七者皆今日時務之急也。又

聖怒之所未及公罪之所不入儻在廷之臣有見事
之善也俟靈威之後或申其義以獻焉或推其詳
以論焉內以幹國外以壯邊何者非公之遺功哉夫
爲人臣者殞其身有益於國則爲之况去其官以有
益于國乎故謂公未爲不遇也昔范希文叅知政事
時亦嘗條列時宜十數事未能盡行遂出為河東陝
西安撫使未幾仁宗有憶於其言也復詔入為叅政
與韓富並命希文益銳意天下之事遂成慶曆之政
爲宋室光未必非前條列之故也公行矣

聖上或因廷臣之言有懷于其說不日起公當鈞勅
之地且將觀公之行以顧前言也公自吏部太常京
兆以至于今夙持綱紀守憲不回宜知其不已於此
也且希文初嘗進百官圖及四論以指廷臣之遷進
遲速及邪正公私之實亦如今所謂公推薦者矣坐
是落職饒州益自進修不已常曰士居江湖之上當
有廊廟之憂則公又豈肯以有江湖也已哉於是僚
友峯潘公取其言歸諸公而南都群公卿皆賦詩

送王克孝還解州序

克孝公
明高品
涇野公
每每誦

昔予之判解也克孝從予游且三年矣當是時予方
刻周程張朱之書以為求入論語孟子之門他人之
賢者守其一二則有矣若乃篤信躬行不言而學日
進無警而業日修則未有若吾克孝者也嘗私喜曰
吾得鮮州之美其在是乎他日予改官南都克孝不
忘往日之聚也束裝買舟泛黃河渡大江屢瀕于風
波之險以至金陵謁予於柳灣精舍當是時予足病
甚劇方欲徙就峯東所也乃及休寧胡孺道同室居
數月日講夜誦無少休暇凡南都之顯官文人未肯

右然則
偽學之

詠慕或
我淫野

此論以
卷休儒

侈尚不
但論克

李也

一拜奇山麗水未嘗一觀則其中之所得者可知矣
春中克孝父母書來云思克孝克孝歸心遂動曰吾
不能侍吾師矣每欲留之言及二親輒涕泣懸下如
孺子嬰兒之態予曰世之云學者類多從事於高談
濶論而力行不顧至或使聰敏之士亦率文性命而
質汚濁言周程而行庸俗凡其智巧辭辯適足為譽
譽奔競之資視吾克孝何如哉然則克孝茲往如之
何其為功小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其
往從事於斯乎夫克孝之在茲也吾亡以益克孝惟

是鷺峯東所之人與仰山堂上之人未嘗少變也。將亦非月亡忘其所能者乎。惟是衰病腐朽之人猶昔見過自訟寡過未能之人未嘗少惰也。將亦非日知其所無者乎。是固克孝飲食起居之所親見者也。克孝歸如相信不忘斯二言亦為多行。見丘孟學楊仁浹輩。邦重張師孔及王子中所典書院諸賢亦以是告之使相勗。

底柱秋錢方山序

丙戌七月之初內濱初公及劉虞川柱史偕榦錢谷

雨遇松
稍掛輪
明月杞
玩樹色

泉儲公還而方山侯公廷言亦將赴湖廣憲副之任。于是同餞之底柱是日方山微疾遇雨半途而返。柂隨三公之底柱得覩河山之勝禹蹟之大皆曰惜乎方山不至是也或形諸歌詩以憶或念諸壺觴以懷。明日還至茅津飲虞川書屋方山子乃細問其狀詳求其奇悵然嘆曰吾亦遊底柱矣谷泉子曰聞不若見之為真耳。呂子曰禹臯陶伊尹萊朱與湯文之智雖有見聞之殊孟軻氏固未嘗有優劣也且夫為底柱者豈必直河中之屹石哉審若是則樵泰山之顛

一靈通
明恍然
智有道也

者皆可小天下而漁滄海之濱者皆可小百川矣于
是諸公皆以為然乃以其詠詩并得之虞川書屋者
書之卷錢方山子行

送洪雅訓術張漸達序

蜀洪雅人張洪漸達少習其父星曆之學以占人休
咎無弗驗也其兄起溟以進士守御史漸達來省干
京遭太僕納馬判納四馬受陰陽訓術以還蜀大夫
請告漸達呂子曰易有之一陰一陽之謂道古之三
公變理亦止於此耳自劉歆列陰陽於九流乃遂以

此誠一
小術哉
而能得
意於北

之有可
信小道
觀也

卜筮視之。教斯下矣。故卜婚姻者。論財不論德。卜宅
第者。論地不論分。卜仕進者。論祿不論職。卜兆域者。
論子孫之安。不論祖宗之危。卜有所征行者。論利不
論義。卜訟者。論爭不論讓。卜之罪也。昔者嚴遵嘗賣
卜于成都。矣為人子者。卜依于孝以言。為人臣者。卜
依于忠以言。為人弟者。卜依于弟以言。為朋友。卜
依于信以言。當是時也。蜀風亦丕變焉。漸遠蜀人也。
聞道之風習矣。其晉于是乎。無直以藝術名也。又曰
御史獎賢糾邪扶陽抑陰。後有變理之寄。而漸遠又

以是淑諸鄉人陰陽之道于子之兄弟徵明矣

送周醫序

權生之父疾甚療于周醫瘳權生問言以謝周醫
馬涇野子曰夫醫之治病猶吾黨之治五品也周
曰何謂也曰腎生肝水渴則木斃故養腎而肝茂厥
視明肝生心木蠹則燔微故養肝而心寧厥言又故
見其目秀知其水之盛也聽其言知其木之茂也
此之謂父子之道君也者主病者也臣也者佐君者
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

卷各如通花明
生際理橫
亦

林編

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近者不可以偶遠者，不可以奇。汗者不可以奇，下者不可以偶。設其奇偶，定其崇卑。此之謂君臣之道。厥陰至脉弦，少陰至脈約，太陰至脉沉，少陰至脉大而浮，陽明至脉短而濡，太陽至脉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不至則病未至，而至則病陰陽易則危。審其易而調之，則安。此之謂夫婦之道。兩疾偕發，先救其授兩脉，偕病先疏其承。此之謂長幼之道。方其冬也，陽王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之日，陽出而陰為主，然

後寒動而搏陽。是故溫也。方其夏也。陰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之日。陰出而陽為主。然後暑動而搏陰。是故瘡也。察於時而治之。此之謂賓主之道。故仁義別序。醫咸具焉。權生曰。用也。聞孝於醫。知不倍其親矣。聞忠於醫。知不孤其君矣。聞別於醫。知所以正家矣。聞敬於醫。知所以居鄉矣。聞禮於醫。知所以處世矣。用其以是諗諸周醫。

送周道通序

宜興周道通。自其家偕其門生邵武人魯守約入南

答問
莫詳

此篇問

者直窮

到底答

者喫緊

人云

於道也

學也此

足以微

矣乃明

白洞連即

門戶岐

徑具載

石角

京過予柳樹灣精舍以談學然道通近有耳疾非大語則不聞時令守約轉告或寫畫掌上以傳既見而又對以問也每言至適意處輒喜動顏色不知其他若有未安亦善婉轉開白實有學之士也初會曰衝適見鄒東郭言學濂洛關閩自孔子學下來或曰自濂洛關閩學上去如何曰昔明道兄弟十四便學孔子後來尚不及顏閔之徒只學孔子後亦未知如何爾孔子萬代之師也問交友居家處世不能皆得一樣善人甚難處曰此須有憐憫之心方好憐憫便會

處他如妻妾之愚兄弟之不肖不可謂他不是也此仁智合一之道舜欲並生張子西銘具言此理但千變萬化處非言所可盡也問為學只不間斷好曰何以能不間斷曰責志曰此亦是第二層功也其要只是能知爾能知得便會顏子之欲罷不能也則何以謂之知曰如體寒思得衣以煖腹饑思得食以飽是知也因問怎能得會知曰在默識自省耳曰此固是要法若隨事觀理因人辯義讀書窮理皆不可缺問屢空之空只是虛字若言貧恐小了顏子曰屢貧

亦非小事知破此便尋得仲尼顏子樂處也問今之
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
又安用講邪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則
讒謠面諛之人至矣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輕重問
學湏要成箇斥既方好曰纔要成斥既便是助長問
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力量改而為聖人方易曰作
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見得善處皆行便是力量濶
于流俗物欲者乃弱也于是道通欣然曰衛靈公一
虛室平生樂聞善言樂就善人往在郿氏一病不

者七日少醒曰生死止若是爾夫人患不知重所急也苟此心遂也雖明日死亦無難乎嘆曰勇哉道通而乃自云弱乎夫道通豈今日之人哉于其行也恐彼此談學之言傳告聽聞之不審也乃附書以贈之蓋不嫌于煩瀆爾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